









敵一次猛犯復被擊退

建德方面敵一聯隊全部覆殲

丑歷二十七日電：軍恩、金華電：二十五日拂曉向金華城三面來犯之敵被我擊退後，隨即掃掃戰場，並於各要點掘埋地雷。待敵再犯。至晚退至子顧鎮、葛宅市等地敵傷亡甚多。果向金華城郊東、南、北三面陣地二次猛犯，沿途我預埋地雷，均被其先後觸發，計有七八枚，爆炸之聲不絕於耳，並隨敵約在一千五百以上。陣地前我戰隊俘獲後，隨即展開短促烈之爭奪戰，尤以東面為最烈。  
 至晚二十七日下午四時急電：金華以東及東南地區敵二十六日午前九時大舉增援後，在德縣橋助下二次猛犯，我守城部隊亦夢中據厚兵力，出城應戰，在魏毛山、黃園弄、二橋壩等地展開血戰，敵機數日在我陣地上空低空盤旋狂炸，我軍冒險敵砲火落血如雨，敵傷亡頗重，終不獲退，再度攻

廿二日七日電：金華城郊血戰仍猛烈進行中。二十五日晨，鉄道正側敵向食城猛烈撲殺，我陣前預設地雷爆發，敵鋼雷死者甚衆。敵軍復向前進攻，又遭步軍痛擊，一部就潰。浙東某地二十七日電：經嚴密撤退我毒藥，二十五日聯增援後向我反撲，敵勳至深步，仍在徐裏、後板等地與我搏鬥。二十六日拂曉後，敵另二股向我高靈鎮猛撲，被我擊傷千餘人。浙西前線某地電：由德德強渡新安江南犯敵，自二十四日被我遏止於望三嶺附近地區後，連日砲擊不斷猛撲，總竟被我壓制，未獲進展。新門某地三十七日電：桐廬以北我預敵敵後部隊向新登城進擊，經激烈戰鬥後，該城爲我佔領，仍追擊敗敵中。由桐廬南犯之敵，在盛橋以北地區遭我重重阻擊，內中一個聯隊幾全軍覆沒，其聯隊長吉川陣亡。

我軍攻部隊進迫龍騰

空軍美志願除飛敵後轟炸

瀋遼前線戰地二十七日電：瀋遼我軍廿四日昨早，全綫各處同時進擊。臨沖方面我團擊來鳳山之敵，殲敵甚衆。我另一部已至臨沖城四，黃果樹一帶亦有斬獲。公路線方面，龍陵附近我軍擊克放馬橋、黃草園、雙陵洞等據點，殘敵向龍陵方面潰退，我正追殲中。  
 瀋遼前線戰地二十七日電：我克復放馬橋黃草園之基嶺，二十六日續向前推進。刻已完全包圍龍陵城。臨沖方面我軍續有若干進展，連日我空軍及英籍志願隊均飛前協助戰，不斷予敵重創。  
 瀋遼前線戰地：我克復放馬橋黃草園之基嶺，二十六日續向前

餘支，汽油百餘箱。怒江兩岸公路，因我軍擊勝向前推進，進展極速。空軍××基地十七日電：我某銳空軍部隊二十日奉命由××基出動，以迅雷不

報士晤泰  
局戰國中論

陸軍揮手撤除中全  
部安返基地。  
溫境某地二十七  
日電：中國空軍美  
志願隊指揮部今晚  
發表公報稱：敵機  
襲保山與「飛虎」  
遺禍於附近地區，  
當予以嚴創。

倫敦 二十八  
日電：泰晤士  
報本日發表社  
論稱：日軍刻  
正在中國  
處存隔遠之地點  
攻擊中國，在滿南

泰晤士報  
論中國戰局

【新華社延安二十  
六日電：本市南區  
自衛軍幹部共二十  
餘人，頭舉行會議  
，共商組織自衛軍  
工作，決定編制與  
整編，最後於本月二  
十六日完畢，二十  
八日舉行就職等工  
作。

【新華社延安二十  
六日電：延市南區  
自衛軍幹部動員，  
於昨日（二十四日  
）在市府召開會議  
，到幹部幹事王向  
榮，營長高獻祥以  
下各連排班長，聯  
市鄉鄉長黃世德等  
，首由黃世德詳談長  
報告南區自衛軍現  
狀，指出在目前情  
形下自衛軍必須加  
強組織，迅速組織  
，組織迅速，加強  
，加強過去原有之站崗  
放哨制度，各商店  
人員名單迅速即寄  
清楚，其次他說到  
少先隊當自衛軍年  
齡及相互關係等，  
最後為紀律問題黃  
總長講話中謂：在  
整編工作進行中，  
有什麼困難問題，  
該很好想辦法，  
做到有疑必商。繼  
由國部代表講話  
：今天整編自衛軍  
，是有很大的意義  
，邊區有兩百萬人民  
，動員這些人力，

延市開始動員

延市開始動員

敵軍中新兵與老兵的對立

#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訪問記

統治階級有意造成士兵對立  
施害士兵團結加強殘暴統治

最近華北敵軍中經常發生新兵因不堪老兵的壓迫，憤而逃亡與自殺或帶槍投誠我軍的一些消息。新華社記者爲明瞭日本軍隊中士兵消閒的關係與生活情形，特定訪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承該校負責同志介紹，得與該校學員山田義雄君接談，據山田君談稱：日本軍隊中間受着精神的與肉體的嚴酷的壓迫與痛苦的是新兵兵（即新兵）但是這些新兵

當着自己已成爲「老兵」的時候，他們所曾經遭受的痛苦加諸那些新兵。這種老兵欺壓新兵的行爲，在日本軍隊中却成爲舉目盡視無睹的現象，或者說是已形成了一種默然的慣例吧。但是所謂「新兵」與「老兵」的區別是沒有什麼一定的標準，又不問他是「現役兵」或「補充兵」，又不看他入伍前的職業地位如何或能力怎樣，年齡大小。而是以吃「丘八飯」的前後遲早來相互稱呼的，在平時，每個士兵入伍初期即離隊，所以倘若你是新兵被撥入伍的，

表代總華駐度印  
渝抵萊福沙

以及籌備等決議  
上述工作最優務  
於二月二十八日  
完成。第二項事件  
爲長人選出。二、  
當日民主選出。  
十三日由黨長召開  
排長聯席會議，  
討論長期發展紀律問  
題均有解決。

重慶十七日電：印  
度駐華總代表沙福  
抵渝。沙氏係印度  
代表團成員之一。

今日下午乘中國郵船

軍我南羅  
郊城關崇逼我

空公司飛機抵魯，當代表印皮向中國人民致意。略謂：敝國人民五年以來對於中國之決心抗禦日本侵略，極表欽佩與同情，願以爲貴我兩國與全世界同處此嚴重時期，急應共謀互助之辦法，以消滅敵人。永敢斷誅，我

[illegible]

鄂初之文化關係  
 必能在戰後之世界  
 中佔一重大地位  
 以任務達成、安  
 防。是校係與敵  
 匪衆、俘敵有長出  
 野山郭等著名。

本部傳次長發衣談話  
 盛讚蘇聯偉力  
 鄂希特勒預定計劃將普粉路

重慶二十六日電：外部傳次長  
 秉哲，二十六日在招待外國記者席  
 上論及蘇聯之戰局謂：因吾人現所  
 從事之戰爭或將爲今夏亞洲最猛烈  
 之戰事，故吾人對蘇聯軍民抵抗德  
 國進攻之偉大魄力，尤表欣慰與欽  
 佩。蘇木辛哥元帥在全部俄國大河  
 流域戰領之優越，已使德國殘廢者  
 感覺頭痛，荷希特勒在此次戰爭之  
 初期即遭頓挫，吾人自可認爲蘇聯  
 尚未動用之偉大抵抗力，將使勸誘  
 方以後之預定計劃也。

我是夏季入伍的，那麼在去年冬季入伍的士兵到你便稱呼新兵，要麼敬侮你，而等到這些稱呼你新兵的人受調期滿該離隊後，你却也以「老兵」自居來稱呼我爲新兵，來敬侮我了。自戰爭以來，又產生了一種所謂「兵油子」的人物，他們是夠了「退伍年限」而不許離國，被留在軍隊內生活了三四年以上的士兵，這些「兵油子」，對於新兵更是隨行還道了。所以每天在日本軍隊中除了新兵與新兵的對立外，還有一兵油子與新兵，新兵與對立，回憶我過去剛入伍的時候，平日我是不敢公開吸煙的，每天避着人躲在廁所裏偷吸，要麼吸煙品只顧地吞下不便吐出的痰去，吐煙煙氣。吃飯的時候總與人說一兩句話，或者倚在牆上，便換換眼睫毛，每天和邊時更加作樂了，往往在仲夏季節，當烈日底下卸着冬季的晚間服，前着換換

「大。例如我過去所說的『大將』，在與俄  
軍近來，仍只有一體，並未見其異。」  
宋鴻禎的戰鬥中，七十名戰死，中有四分  
分之三就是兵。日本士兵中的這種對立  
是與本統治階級有意識地造成的，使  
士兵不能團結，不可能在軍隊中開  
成團結一致的反抗力量，並利用這種士  
兵間的對立來加強對軍隊的統治。拿破  
治者的流弊，到底產生長起來的日本  
兵們，一般的說，實然不會顯露的。日  
戰，一個新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  
的，他既不受長官的打罵，又不受老兵  
與「兵油子」的凌辱，他們讀自己的  
處境，他們用逃避、自殺、刺殺「兵油  
子」來表示反抗，有的竟將他們上校領  
累的怨恨向無辜的中國兵身上去發洩  
現在滿洲東北又到了饑寒交迫，這  
些剛離開海井而又還受着苦痛的人，  
只要我們善於去爭取，是能够轉而的  
日戰轉運來的。

（一）中華社建軍會

眼，看不出來的時候，你得服服貼貼地敬一個四十五度的禮，等候一頓，這是每一個剛入伍的日本新兵所必受的課目。至於到了初曉那更潰決的天下，你得稍微成了老兵們隨意橫行的天下，你得繼續受這些老兵與『兵油子』將加給你的百般侮辱，假如你就要辭出一點反抗或者不接受他們任何『開作訓』，替他們賠着笑臉，或者裝出一幅求饒的模樣，但即刻加在你身上的仍是一頓可憐足交加的全資行的懲罰。但是這些老兵與『兵油子』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好東西，一般說來，都是垂頭喪氣，慫恿怕死的貨色。在戰場上還連老兵們『兵油子』們都黑頭黑臉失在夜間成時，而他們却酣睡沉沉大做起『羅國夢』了。在危機的頭前老兵們特別是『兵油子』却可以託故不服從官長的命令，躲藏在後面，叫新兵先去送死。因此，日本

跑步，一直到暈倒，而醒來後還要挨幾下，或當場前跪幾小時，說是『不中目』。在野外演習時，如果是伸鋒演習，便大叫你嘶破嗓子，大喊『殺殺』，若果你喉嚨了，喊不得動，你便得合乎禮節的伸出你的屁股，挨一頓當把子，如在葡萄園追時，萬一你精疲力竭了，稍微停了一下，那麼當心你的腦袋就要起泡的，諸如此類的行為是不勝枚舉的，些了換不管你餓得肚皮咕咕叫，還得魚貫進入教習官誦勅誦（明治天皇的遺囑），上拔術課。萬一你實在支持不住，或者當教習問你，你想我學過及沒



今年的蠶收

幾年來的經驗告訴咱們，每當麥收的時候，鬼子就運出來檢麥子的，今年鬼子戰雲擴大，消耗和損失無限增多，不用說是更加窮的窮餓了。所以，鬼子今年檢麥子一定比往年要更加瘋狂兇狠，它這一陰謀毒計，咱們可不能不隱隱察出來呢。

並且用一切辦法作快收，快打，快藏，何時在收割中還要注意不要踏踏一顆麥子。

在老鄉們方面也要進行充分的準備，以作斷絕快收好的收割，圍打。絕不能以為有子弟兵幫助自己就不積極了，或為本來能夠破短工的也不罷了，本來能

限下。我們子弟兵配合黨中反掃蕩的大出擊，正是今年保衛麥收的前哨戰，咱們民兵和團擊小組一定要趁這個有利時機，積極展開攻滅的軍事游擊戰爭，一方面配合子弟兵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發動黨中軍民粉碎敵寇「掃蕩」，一方面爭取麥收的勝利。

今年麥收的時候，子弟兵除了積極出擊打擊敵人掩護麥收外，在駐地和離地的附近，還要有計劃的組織力量使用力量，發動救護區軍民互實的互助友愛的精神，幫助老弱們收割和晒打麥子，秋五相助的，也不往黨幫助了，一意的專門等待子弟兵幫助。

今年麥收的意義是很重大的，麥收的勝利不僅對於保障咱們糧食，堅持敵後抗戰，準備反攻實力有重大的作用，並且對於加速日本法西斯的死亡，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因為窮餓了日本鬼子，糧食的困難就是它最後沒落了。

日本鬼子的困難就是它最後沒落了，對於解決的困難之一，所以我們每一羣民對於今年麥收的重要意義，絕不能有一絲毫忽視，必須以戰鬥的意識來迎接今年的麥收。

範模的動勞而  
齊看志同中王

社去幫助老百姓開渠，這兒正是修鐵橋，村際他家只有幾里路，可是正在開渠當中，不料沒有提出請假回家去看望，反而更加勤快地在勞作着。

九號那天，風颶得很大，從早到晚，流出來商落在地上，和雨點糅合不清。着兩眼在疲憊地抗拒着。

一陣狂風過後，又下起雨來了，不過雨並不十分大，人們在湖雨中反而覺得更加起勁了。王中問海底頭上的汗水流出來商落在地上，和雨點糅合不清。

第四十九期  
冀察區政治部主編

「呀！起泡沫了，快！」  
張子長嘆口氣，

兵弟子新的們我！路看  
麼多！力努麼多！樂快麼多

辦，還和這一樣的幹嗎？」下出問處，  
獨士，一面向他解釋着說，「要知道，  
力量，開還是爲了增加生產，充實咱們抗戰  
力量，怕吃苦，不賣氣力，那才丟人哩！」  
張鳳亮聽了這話，覺得很有道理，  
同時又感到慚愧，「人家王中，還  
是一個新戰士哩！膽子上提了那麼厲害  
的槍，還拼命地幹，自己手中的一點小  
海算得什麼呢？自己還是個青年哪。」  
這話的要緊在別人的後面嗎？」他的勇  
氣提高起來了，拿起掘頭又去掘土啦。  
他們兩個依然肩並肩地愉快的工作着，  
一直到最後竣工才回去。

第二天點名時，指導員給我們總結一  
天工作，他特別着重地指出，「王中同  
志生着病，不但自己做工賣力氣，還能  
鼓勵別人跟他一樣不怕吃苦耐勞的幹  
到底，他可算是我們的一個勞動模範，  
大家要向他學習！」

新戰士的火

看！我們的新弟子兵！  
看！多麼努力！多麼勇敢！  
看！多麼快樂！多麼勇敢！

（世昌）  
生產線上的生力軍

警察佐九連的戰戰士蘇士安同官。在我們這一隊給本村抗擊寇敵時，他主丁一個大舊招牌，二個貼費，三面向各家挑戰比賽。鼓動其抽籤開武。我們在這裡幹，咱家也有的是大幫勁。咱們一面學習，一面工作，一面勞動。路軍真是我們幸福快樂的學校呀！

(至長四)

新戰士成爲新教員

劉清池同志，他是我們組架排三班的新戰士，自從他入隊以後，他的進步很大成績，指戰員便叫他給大家上課，他負起任了這個光榮的工作以後，更加耐心的來幫助大家的學習，他的進步真快呀！(銀怡惠)

先和生字談話

再和老婆會面

雙江口一中隊副連王金堂同志，

一個十八歲  
對學得特別  
的妻子來了  
月就離開他  
衛生部來  
這次臨  
喜極了，  
在上職字  
和地談談  
職字課先  
就擱職字  
職字課  
見了面。

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新戰士，非常清潔，對學習特別努力，四月初十日的早晨，他的妻子來了，他的妻子和他結了婚三個月就離開他到濟南去工作了。現在她衛生起來，他們已有一年多未會見面。這次聽說他男人參加了新兵營，他喜極了，就來親自探望他的男人了。在上戰士課時，給他留了個空隙，叫他和她談談，結果這個同志說：「我先和戰士課先和生字談談然後再去看他吧，就這個字我又不記不住！」結果到底下戰士課。這一對模稜夫妻才歡天喜地見了面。（楊文選）

了，個就  
我，他們  
「怎麼不  
打他呢？」  
這樣說着  
，進到廳  
，覺了，  
國賊時，  
彈發健食  
撞彈機  
不意清  
！「這些王

「怎麼不行！咱在福村內游擊小組本  
行說呢，連長問什麼了？」史有子很有勁  
搖起嘴，連長答應了。史有子開始前進  
，進到謙敬園裏，古來達時，敵快槍  
聲，放炮聲，瓦礫的傾響，敵人快  
擊時，新戰士史有子很靈敏的，從  
彈袋裏拿出個手榴彈，「日你媽」一  
聲，擲過去，轟的炸開了，半天敵人  
不響前進，那顆手榴彈好像喊聲：  
「這些天八爺子，有段史有子在這  
（哀號）

「人降軍從那兒來的？」

[illegible][illegible]

的小兒子在今年春天響應蔣司令員，  
常憶記着說：

「放心」。

自從他的小兒子在今年春天響應蘇聯司令員後，他時常惦記着說：

「蘇聯兵，不知道沾不沾？」

他寫了一封信。

——他現在在××團×營，可好着呢！」

戰士，眼睛直射着他的臉，急切地問道：

「他××部電話室裡。」

「不沾？」

老而顫抖的手，拿着酒筒，聽見這回有人講

「音不是他兒子是誰呢？」

興奮得發光的眼睛，順傲地向她身旁的幾個

什麼娘叫人給你帶去，你在哪裡，要好好地向他們學國字！」她那邊說一句，那裡答

現在部隊中生活復好，工作學習都依蘇聯志們對待他像親兄弟一樣……的時候，他更

愛的聲音說：

「講完以後，他就恭敬地向大家道了謝，喜悅

平山，四道凹村有一個老太太，

「你安心工作，娘也放心。」

泰山、四道凹村有一個老太太，志願當抗日的號召，參加了游藝隊。

「我那雙妮子——參加了志願軍，一個滿洲同志，給她帶『老太太』。這是你兒子給你做的。」

老太太心裏開放了，拉着那個「那兒能打電話？」

「電話！」

眼睛，轉眼跟着那個戰士，走「就請你給我——打電話，沾『沾沾』」電話員連聲答應着電話要通了，「太太用心底說話，他說：

「我呀！我怎麼不見你呀？」她仔細一聽，啊，那清脆的聲音「這就是我的雙妮子！」她用同志看了一下，接着便關切地問：「你眼下缺少什麼嗎？——要嗎？」指示，不要跟同志們吵鬧，應一句，爲他想到雙妮子告訴，七級非常關心愛護游藝隊，而同加快樂了，最後用水清潤期望與熱「你要安心工作，娘也放心！」地走了。